

新 故 事

百日無事故



通俗讀物出版社

717.1
669



書號: 0352
百日無事故

著 者: 滕 鴻 濤
插 畫 者: 王 里
出 版 者: 通 俗 讀 物 出 版 社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051號
(北京香餌胡同73號)
印 刷 者: 北 京 市 印 刷 一 廠
(北京西便門內南大道乙一號)
發 行 者: 新 華 書 店

開本: 787X1092 1/32
字數: 12千字
印張: 1 1/18
定價: (4) 一角

印數: 1—10,000
1955年5月第一版
1955年5月第一次印刷

內容說明

這本書裏包括四個故事。有的批判不安心工作的錯誤思想，有的批判只顧完成任務忽視安全的偏向，有的批判因某一點成就就沾沾自喜、驕傲自滿的，有的讚揚工人階級集體主義的思想的。從這些故事裏，我們可以得到經驗教訓，也可以看出工人階級的高尚的品質。這些故事會幫助我們改進工作作風，把我們的思想覺悟提高一步。

目 錄

一	叫班員.....	1
二	這是丁立明的錯.....	10
三	“黑夥計”	19
四	百日無事故.....	27

叫 班 員

離車站不遠的河沿旁邊，有一座三層小樓房，那就是鐵路行車公寓（（_還））。別的地區列車乘務員們（（_{列車上服}
_{務的人員}））到達這個地區時，都要到這裏休息一天或是半天。

去年，這裏來了一個叫班員，名字叫王仁，他剛從初中畢業，鐵路領導上派他來的。

王仁頭一天到行車公寓報到，老管理員（（_{管理行車公}
_{寓的人員}））向他介紹工作：“叫班員工作，說起來也容易也難，這是怎麼說呢……”說到這，老管理員指着辦公室裏懸掛（（_懸讀
_{系圖}））的一塊大黑板說，“你看，這就是乘務員來去的登記牌，誰是哪趟列車來的，住在幾號房間，回程要乘哪趟列車，幾點鐘叫他起來……，看起來這沒有什麼，可是……”老管理員臉上挺（（_去！_心
_{體影}））嚴

肅，“也不算容易呢，你要是叫早啦，就影響乘務員的休息；要是叫晚了呢，那就要使得列車晚點開車啦！”

王仁當初投考到鐵路上，本來是一心一意想當個機車司機的，不想現在做叫班員，心裏可真膩歪（〔膩〕讀ㄋㄧˋ，〔歪〕讀ㄨㄞ），老管理員向他說的話，他有一半沒有聽進去。他心裏說：“有什麼了不起，不是到鐘點喊喊人嗎，我一個初中畢業生，連這麼點簡單的事還擔當不起來！”

到行車公寓來休息的乘務員，有司機、司爐，有運輸車長、旅客車長，有列車貨物員、列車行李員等等。他們在列車上緊張地工作了七八個小時到十幾個小時，到了終點車站，是需要有一個安靜、舒適的環境，好好睡上幾個小時來恢復精力的。行車公寓的工作人員，應該充分保證讓大家休息好。王仁看到別的叫班員輕手輕腳上樓、下樓、開房間門的樣子，就有點看不慣，趕上活一忙，就“騰、騰、騰”地跑上了三層樓，“嘖（〔朋〕）！”的一聲打開

了房間門，大喊一聲：

“×××次列車乘務員，該走啦！”

這一嗓子（^{〔噱〕}_讀）！把不該走的乘務員也吵醒了！有的人皺着眉頭說：“這個新來的小伙子，怎麼這樣愣（_ム）呀！”

王仁裝做聽不見，心說：“我還沒有練會小噱門說話呢！”

有一天，王仁分到一張文娛晚會的入場券，到下白班的時候，接班的到鐵路分局領材料去了，還沒有來，他心裏急得了不得，晚會快要開始了，還得到食堂吃點什麼呢！又過了十分鐘，他實在等不下去了，告訴看茶爐的工友一聲，就要走了；他剛要走出大門，又想到有兩趟列車的乘務員，再過一小時就該叫班，如果接班的再晚來一會兒，就會誤事，於是他又回去提前把這兩班人喊醒了。兩班人睡得正香，醒來一看錶，都奇怪地說：“怎麼這樣早就叫起來呀？”

一個司爐問了聲：“小王！你們公寓的錶

快了嗎？”

王仁紅着臉說：“不快！不快！”

司爐一聽就火啦：“小王！這不是開玩笑嗎！你知道我們多睡一小時覺，到了車上能頂多大的事嗎？”

王仁愣在那裏多半天，也沒有回答上來。

後來，還是一個司機走過來說：“小王！你先幹活去吧！”

王仁回到辦公室，接班的人已經來了，王仁也沒有提這件事，就走了。在路上自己琢磨（〔琢〕讀出×正）着，又不是味，又有點委屈：“幹個叫班員，還得受人家的氣！”結果文娛晚會也沒有去。

第二天，管理員召集幾個叫班員開會，在會上提出昨天的事。大家都對王仁說：“小王！司機、司爐上了車，一列車的生命財產就交到他們手裏啦！咱們要是不能保證他們充分休息，在火車頭上精神一個頂不住，出一點事，就了不得呀！”

王仁在會上低下頭，一句話也沒有說。

他心裏在反覆尋思着：“還是當司機硬氣，我要不當叫班員，也不至受這份氣。”

經過這回事，王仁幹活仔細了（_仔^讀）一些，可是還是不大安心。一直到發生了另一次晚叫班的故事，給國家造成了損失，他才重視起自己的工作來。

那是一個冬天的夜裏，王仁一個人在辦公室當班，屋裏生了一個小火爐，到了下半夜，他感到屋裏越來越冷。就一頭鑽進茶爐房取暖去了。看茶爐的工友直提醒他：“小王！別光顧暖和，耽誤了（_耽^讀）事。”

王仁滿有把握地說：“沒有關係，前半夜的班都叫完了，到天明只有兩三趟車了。”

說着說着，王仁打起瞌睡（_瞌^讀）來。不知過了多半天，看茶爐工友聽到辦公室電話鈴聲響，急忙把王仁推醒。王仁揉着（_揉^讀）眼睛接過電話一問，大吃一驚，原來把一趟後半夜三點多鐘開的列車的運輸車長忘了叫

啦！列車已經編好組，機車也掛上了，就等着車長開車啦，這是列車段來電話催問了。王仁看了看錶，已經到了開車時間，急忙跑上三層樓，喊起運輸車長。運輸車長也着了急，穿上衣服，臉也沒洗，提起背包，就奔車站跑去。結果這趟列車晚開了三十分鐘。

過了兩天，鐵路分局總務股長，為這件事特意來了一趟，找王仁談話。他對王仁說：“王仁！你的工作情形，我多少是知道一些的。你認為當叫班員沒有出息，工作可以隨便點，你知道由於你晚叫班給國家造成多大損失嗎？我來替你算一下細賬（^出帳）吧：這趟列車晚開了三十分鐘，它要和六趟列車走對頭，這就是說，這六趟列車都要晚點；它後邊有兩趟列車緊跟着開車，這兩趟列車也要晚點；這趟列車到達終點車站後，有一部分貨車要另編組，接連到更遠的車站去，這些貨車當然都得延誤了。你想想看，你一個人的疎忽（^疎讀_戶×_梳），打亂了整個列車運行秩序，給咱們國家造成

了多大損失，有多少乘務人員，要延長行車時間……”

王仁一聽總務股長找他，是硬着頭皮來的，開頭只感到不好意思，等聽到總務股長說完了最後幾句話，他的眼淚掉下來了。

總務股長說：“這個教訓對你說來，恐怕是很深刻的，希望你能常常想到。這對你以後工作，是有好處的。”

王仁琢磨着總務股長的話，走進了家門。他有個弟弟在百貨公司當售貨員，他考上鐵路的時候，他弟弟也到百貨公司工作去了。弟弟見他回家來，一頭攔住了他，遞過(〔遞〕讀) (另〔弟〕)一個厚厚的大日記本說：“哥哥！這個給你。”

王仁看了看，上面有個燙金的“獎”字，問了句：“這是哪來的？”

弟弟透着得意的神色：“哪來的，公司獎的唄(ㄅ)！你不是總說嗎：咱們哥倆(〔里雅〕拼)，一個叫班，一個售貨，都是沒出息的工作。你瞧瞧，我當上模範工作者啦，今天開了一天大



會啦，放大的相片，也掛在俱樂部裏……。”

王仁紅了紅臉，說了句：“好！好！我要向你學習，以前我說的話是不對的。”就急忙走進自己屋子，倒在牀上了。

王仁出了晚叫班的故事以後，公寓裏的人都說：“小王這些日子可變啦！”

現在，王仁上下樓都是輕手輕腳的；為了防止關門聲音大，他找了塊廢膠皮，剪了許多小塊，每個門上都釘了一塊。以後關門時，就是大意點，也沒有“嘖！嘖！”的聲音了。這件事博得大家的稱讚：“還是有文化的，想出個辦法，就不錯。”

王仁紅着臉說：“這有什麼，這有什麼。”他的心裏又在想着另一件事：在叫班時，雖然壓低了嗓音叫，也容易把別人吵醒，由於對乘務員的面目記不清楚，又容易叫錯，這個問題可該怎麼解決呢？

有一回，王仁到醫院病房裏去看人，看見每張牀上都掛着一塊鐵片做的牌子，塗了白

漆，上面寫着人名、年齡等。他心裏一動：“這可是個好辦法。”

回到行車公寓，他向管理員提出這個建議：用鐵片做幾十塊牌子，在每個乘務員的牀上掛一塊，填上姓名，回去乘哪趟列車、幾點鐘起牀，叫班時一看牌子就知道叫誰，人走了把牌上的字擦掉就行了。老管理員一聽，高興地說：“好辦法，花錢不多，還解決問題。

小王，該照這個樣幹下去。”

王仁說：“我早就該照這樣幹，現在已經晚了一步啦！”

老管理員笑着說：“不晚！不晚！年輕人腳快，只要肯幹，跟上去，總會追得上的。”

這是丁立明的錯

運轉車間裏，各班展開了生產競賽，乙班接連地得了兩個月的紅旗。這個月出入的車

輛多了些，三班的工友們都在想辦法，找竅門（〔竅〕讀
〔么〕氣要拼），要完成生產指標。甲、丙兩班更是暗地裏加了勁。

乙班值班的運轉副主任丁立明，這些日子一接班，就先往牆上看，看看競賽表上的成績。一連七八天，三班完成的數字，都不相上下，他心裏也有點着急。

這天，交完了班，丁立明把本班工友召集在一起，開了個會。他說：“這個月大夥可得加點油呀！要不，就許叫人家那兩班壓過去。”

運轉員周奮說：“這個月的活可是忙點，調車場整天不閒着。”

丁立明說：“是呀！工作越多，越能看出哪個班對國家有貢獻！要是都閒着，還分得出誰能幹誰不能幹呀！”

調車員（指揮車輛連接起來和分散開來的人員）孫學武說：“咱們這班呀！到多晚也不含糊。”

和他一班的連接員（把火車掛鈎連接起來的人員）馮立章（〔馮〕讀
〔口〕〔達〕）說：“當然啦，要不，就連得兩個月紅旗

啦！”

工友們聽了，都笑起來，透着點得意。

丁立明說：“反正大夥得動腦筋，看樣子這個月要不突破指標，準叫那兩個班趕過去，人家的數字，緊追着咱們屁股啊！”

孫學武說：“主任！看吧！手底下一加勁，指標準突破。”

孫學武是一個小伙子，當調車員不到一年，幹起活來倒是有個猛勁，就是毛手毛腳，有時手閘（^出丫）不靈，他也敢溜放。老工友們時常囑咐（^囑讀^出×^主，^咐讀^入×^付）他說：“小孫呀！總那麼幹可不行呀！有個失閃，就夠嗆（^七樣^七拼）的！”

孫學武笑了笑說：“沒關係！手底下有根。”

和孫學武一組的幾個連接員也都是二十幾歲的年輕人，幹起活來，一個個的真和生龍活虎一般。什麼叫累呀，哪點得加小心啊，他們都扔在脖子（^脖讀^薄）後頭啦！調車長說過他們幾回，他們表面上聽說，暗裏還是那一套。

開完了會，孫學武這組，幹起活來可真加上了勁，他告訴連接員們：“咱們可得起個帶頭作用呀！”

馮立章說：“組長說得是！什麼事咱們也不能落在後頭。”

溜放作業的時候，手底下都加快了，綠旗一伸，一鉤活（掛一輛車就叫“一鉤活”）就溜出去了。幾個連接員像穿梭（ $\Delta \times \Gamma$ ）一樣，來回跑。到了末一鉤，孫學武要完了道（車站上的軌道很多，列車要，走哪一條道，由調車員要），沒聽真扳道員（〔扳〕讀ㄅㄢˊ〔班〕，兩條軌道交叉的地方，平軌通過）以前，需要扳動，管理這件事的人員就叫扳道員）回答，只聽見馮立章說：“組長，提鉤（把火車的掛鉤卸開）吧！我手底下緊開有根。”

孫學武說：“對！”綠旗一擺，一組車出去了。

馮立章回來時，擦着汗向孫學武說：“組長，好險呀！車溜到眼前，大吳（ $\times$ 〔無〕）才把道扳過來。”

孫學武說：“沒出事就好，咱們把這列車領出去，騰出道來接着幹。”